

面条情缘

何英

陕西人爱吃面,尤其是关中
人更是爱吃面,所有三秦大地上的父老乡亲都有着极为浓厚的面条情节。在外地人看来吃面这件事再随意不过的事,在陕西却近乎是一种仪式,大部分陕西乡党从外地回到家乡后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吃一碗面,这才能真正体会到回到家乡的滋味。

陕西人大部分都爱家、恋家,不仅热爱家乡的土地、也热爱家乡味道,这就造就了独特的陕西文化。爱吃面大概与陕西的地理环境有天然的关系,特别是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又有渭河水的浇灌,加上合适的气候,是小麦生长的最佳条件,而且磨的面粉既白又有筋骨,很适合做面食。所以陕西人也就做了好多年面条,吃面条也吃了好多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饮食文化,爱面爱到了骨子里,当然想用一种方法吃面条肯定不合适,聪明的三秦儿女就变着花样吃,截至今天能把面做成上百种花样,让人百吃不腻。

陕西面食按地域分有汉中梆梆面、安康杂粮浆水面、岐山臊子面、杨凌蘸水面、礼泉烙面、耀县咸汤面、户县摆汤面、澄城手擀面、洛川圪坨面、甘泉呛锅面、吴起剁荞面、绥德羊肉面、神木杂碎面……按吃法分有油泼面、干拌面、酸菜面、排骨面、炸酱面、西红柿鸡蛋面、酸汤面、烩面、浇汤面……按做法分有扯面、刀削面、棍棍面、炒细面、狗舌头、驴蹄子、耳朵套、烩面片、麻食……只所以有这么多种类的面,不仅是勤劳智慧的杰作,也和陕西人实在的脾气有关,每个小地方都坚持自己的嗜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陕西人不仅爱吃面、会吃面,而且会做面。做面是个手艺活儿,会做面的人很短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一碗面是宽宽的,油是汪汪的,辣子红红的,菜是绿绿的既筋道又可口更耐饱的油泼面,再加上一个炒得黄黄的鸡蛋更是锦上添花,而不会做面的人可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再长的时间也做不出一碗“像样儿”的面食,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压面机等一些机械工具的出现逐步解放了擀面人的双手,想吃什么样的就吃什么样的,只需在机器上简单调整就可以,甚至当各种速食面食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现如今80后、90后、00后亲自下厨做面的人正在逐渐减少,亲自擀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吃得久了就总觉得少了点手工擀出来面条的实在与可口。因为吃面对于一个地道的陕西人来说不仅是生理上的需求,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所以现今的年轻人应该多下下厨房,多擀擀面条,把老祖先留下这门可以满足自己味蕾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做面是陕西人的生活智慧,擀面是陕西人的实在性格,吃面是陕西人的思乡之情。就像重庆的火锅、云南的米线,面食虽不是陕西唯一的食物也不是最好的食物,但肯定是客居异乡三秦儿女们舌尖上的乡愁。

(陕焦化工公司)

红叶遐思

侯俊

初冬时节的清晨,天气骤然冷了许多。漫步在林间小道上,一排排整齐的樱花树,有的树叶残留着少许绿意,有的已经泛黄,更多的红得像火。放眼望去,这些深深浅浅的颜色,随风摇曳着。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陶醉。

遥看一树凌霄霜,好似衰颜醉里红。伴着季节的脚步,那一抹绯红格外显眼。红叶是秋天盛开的火花,它们不是花却又胜似花,从根部到叶尖,那每一条纤细的脉络,都浸染着秋风、秋雨的影子。正是这份成熟和沧桑的积淀,让红叶有了不一样的情怀。我轻轻拾起一片红叶,时光就从眼前划过,动摇着我的心旌,震撼着我的灵魂。或许它们都有着自己悲伤和往事,那每一片落叶都是一段曾经的回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凝望着铺满路面的红叶,一瞬间层林尽染的枫林形象就在我脑海中勾勒出来。与秋邂逅,感受着季节的轮回。相拥,然后离别,用心聆听那沙沙的声音,体味着生命的静美,迎接冬的到来。稀疏的树枝,瑟瑟发抖的叶子,流露着淡淡的忧伤和惆怅,这一切,不经意间落进我寂寞的眼眸。我想知道如果有大风,它们也会像蒲公英一样去追寻诗与远方吧。在微笑中凋零,摆脱万千的羁绊,最终到达那最遥远的地方。它们燃烧着自己的生命,用尽每一份力,点缀着那绚丽多彩的秋。

然而命运让它们选择了脚下的土地,那又该是怎样的这份无奈和执着?是留下浅浅的痕迹还是追寻那刻那间的永恒?它们就如倦鸟归巢一般,轻轻地洒落一地。那一份潇洒和不羁,一直荡漾在我的梦里。聆听着它们的呜咽,我对内敛和热情有了更深的感触。年华易逝,那一片片红叶,点燃了内心的火焰,让我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热情。即使将来面对冬季的萧索,我仍把它们在心中收藏。因为我相信红叶在深秋的舞台上,它们会演绎一段精彩的故事。

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冬天如约而至,红叶时日无多,不久之后,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场景也不再有,但是它们的那份热情却为我划亮了整个天空。人生如四季,在冬藏的阶段积蓄力量、蓄势待发,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人生所有的经历和坎坷,都将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养料,梦想就像红叶一样,燃烧着热情,在岁月中绽放着璀璨和辉煌,照亮了心路。那一刻,我仿佛也化作一片红叶,和它们一起在风中翩翩起舞……

(陕钢集团)



起居全靠父亲一人照顾。每天早晨,父亲都要伺候母亲起床,给她洗脸、梳头、喂饭,带她晒太阳。母亲困了,父亲就伺候她躺下;母亲沉默了,父亲就和母亲说话,尽管母亲没有应答,但她总是用浑浊的双眼望着父亲,父亲相信母亲能听懂他说的话。然后是中饭、晚饭,换尿不湿,洗床单,每天晚上还要给母亲翻几次身。父亲毕竟年龄大了,有人劝他请个保姆代劳,但是父亲不放心,坚持一个人伺候母亲。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已经完全不认识身边的子女和亲友,80多岁的父亲依然用颤抖的身躯照顾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父亲坚持了十年,直到母亲去世。

有一次,妻子和我一起看电影,看到唐明皇为了保住皇位而同意让杨玉环自缢,便感叹世上没有真正的爱情。我给她举了我父母的例子,我对她说,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在达官显贵之间,比如我的父亲和母亲。妻子点头称是。

(陕煤集团机厂)

父母的爱情

梅方义

之乐,父母还在地里劳作。不为别的,就为了七个子女成家立业。弟弟上大学时,父母已年过六旬,但他们继续坚持在地里劳动,供弟弟上学。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工作,父母很是不舍,却依然支持我的选择。每次回家,父亲陪我聊天,母亲下厨做饭。1992年我结婚时,父母给我寄来5000元,我知道那是用3万斤稻子换来的,就想方设法还给父母,父母却执意不收。父母直到年过七旬,疾病缠身,才宣布不再下地劳动。父母的一生都献给了土地,更是献给了他们疼爱的子女。

父母一生相敬相爱,年轻时他俩都是村里的干部。后来父亲受了批斗,熟人遇

到他时,由于害怕受到连累,都绕道走。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坚定地支持着父亲,因为她了解父亲、相信父亲。母亲是劳动能手,表现突出,被公社推荐到市纺织厂工作。这对当农民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母亲不愿离开困境中的父亲,婉言谢绝了组织的推荐。外公外婆都为她感到惋惜,母亲却毫不在意。父亲喜欢交朋友,隔三岔五便会叫朋友到家中小聚,母亲既当厨师又当服务员,且乐此不疲。母亲性格急躁,父亲总是处处让着母亲。

2008年冬天,母亲因积劳成疾,瘫痪在床,这一躺就是十年。刚开始母亲还能说话,后来就只能听到她痛苦的呻吟,饮食



静谧之夜

刘青摄

(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布鞋

王勇

浆糊,母亲告诉我,面粉浆糊干了以后铺衬很硬,大头针也很难扎进去,就算缝好了的鞋也是硬梆梆的,穿着不舒服,沙蒿就不一样了,干了以后是软的。母亲找来一块三合板,擦拭干净,在上面抹一层沙蒿浆糊,再把处理干净的布头一块接一块整齐地粘在三合板上,将布抹平以后,在布上面再粘一层,如此四五次,一块铺衬就算打好了。然后母亲将打好的铺衬粘在窑洞腿的面子上,让它自然晒干。那时候的农村,窑洞腿的面子上每家每户都粘这铺衬,也是很特别的一道风景。

待铺衬晒干以后,接下来就是做鞋最艰难的一步,纳鞋底。一双鞋的结实程度往往取决于鞋底的结实程度。

母亲把铺衬取下来,拿出一本泛黄的厚书,里面夹着的是全家人的鞋样子,父亲的最大,下来是姐姐们的,我的最小,但是我的又是最麻烦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每年都会重新给我剪一副鞋样子。

母亲用针将鞋样子固定在铺衬上,用剪刀慢慢剪出形状,然后再进行细微处修理,这样出来的鞋底和鞋帮子都是曲线流畅均匀,十分耐看。纳鞋底的麻绳是母亲自己搓的。麻绳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麻,在河里沤一个秋天

后,再将麻杆的表皮拔起来,麻杆的表皮就是麻绳的原材料。搓麻绳的时候母亲会把裤腿卷起来,一捻一捻地搓细,然后将这些细的一起搓成粗麻绳,搓麻绳是个费力气的话,稍有不慎腿都可能搓得肿起来,麻木到不能弯曲是家常便饭。麻绳足够多才能纳一家人的鞋底。只见母亲把三四层剪好的鞋底摆在一起,用麻绳一针一针这样密密麻麻地缝起来,用顶针将针从鞋底这边顶在那边,再用牙齿咬住针头拔出来,一来一去,针脚均匀,鞋底自然就结实美观,就像父亲种的土豆玉米,总有其固定的间距和行距。纳出来的鞋底很硬,我常拿母亲纳好的鞋底敲自己的头,敲在头上疼得我直咧嘴。

母亲则是笑着说我是灰(傻)小子。鞋帮子的制作是很精细的。选用集市上买回来的黑色条绒布,精心裁剪下来,用浆糊平整地粘在已经剪出来的鞋帮子上作为鞋面子,用新一些的布粘在另一面作为鞋里子,然后用白色的布剪成长条,裹在鞋帮子边上,用针线缝好,再剪一块大概两指宽的集市上买回来的松紧缝在鞋口子处,这样鞋帮子就做出来了。因为是鞋面子,所有的针脚必须是暗针脚,鞋面子上是看不出任何针脚的。

了,既然跟不上城市的节奏,我还是回到原点,把自己的步伐和心态都放慢下来,在慢慢地沉淀过程中,检讨过往的失误,享用当下的美好,计划未来的余生。我开始在心里绘制我的院子。

我要用真正的手工青砖来盖栋房子,屋里屋外都是青砖,不多装饰,我要用青砖铺地,防滑又便于打理。我的每间屋子都要有大的落地窗户,让阳光照满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给爸爸单独一间,给他的屋子里放一排书架,把他喜爱的书籍和报纸堆放在他随手能拿到的地方。给妈妈单独一间,再给她买一个电动麻将桌,让她把朋友都叫到她的屋子里陪她玩耍,我再不要她每天心慌慌地一做完饭就住老年活动中心跑,去晚了往往

就只能观战。我要给弟弟一间屋子,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带着家人回来,舒舒服服地住在自己的小窝里,开门是欢乐的一大家,关门能过自己的小日子。我要给孩子们一间屋子,做一个超级大的榻榻米,做结实点,让孩子们能在上面开心地蹦跳、玩耍,累了就挤在一起,像我们小时候睡在炕上一样。我还要留几间客房,按照现在民宿的风格来布置,让客人来了,既能和我们一起过简单平静的家庭生活,又有酒店般独立自由的空间。我要给自己一间屋子,四面墙上都钉上木架,陈放我所有喜欢的书籍,还有我一日不能离的茶叶。屋内要做一个大大的案子,闲时写字画画,来人时聚在一起喝茶。

我要给爸爸的窗前,种一丛他爱了一辈子的竹子,再种一棵梅花,让他在看书的时

个安静去处能让我的孩子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呢,也快进入老年,一身病痛让我更理解父母年迈的艰难。原本希望带着父母都迁居到城市里,让他们也享受城市的繁华和便利,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就像失魂的人,在努力地适应失败后,依然回到老家,坚决地住在父母认为能接上地气的老院子。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没有像妻子儿女那样不理解,我明白他们在城市里的感觉,因为这个城市包容和接受他们,却并不认同。我也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在这个城市里,我享受着便利和繁荣,却不敢欺欢,不敢逾矩,着急慌忙地看着红绿灯蹑手蹑脚地走路,就连开心的时候都找不下一

不觉离开这个院子已经十几年了,在这个院子出生的我的孩子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呢,也快进入老年,一身病痛让我更理解父母年迈的艰难。原本希望带着父母都迁居到城市里,让他们也享受城市的繁华和便利,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就像失魂的人,在努力地适应失败后,依然回到老家,坚决地住在父母认为能接上地气的老院子。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没有像妻子儿女那样不理解,我明白他们在城市里的感觉,因为这个城市包容和接受他们,却并不认同。我也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在这个城市里,我享受着便利和繁荣,却不敢欺欢,不敢逾矩,着急慌忙地看着红绿灯蹑手蹑脚地走路,就连开心的时候都找不下一

得有个院子

迁莲

个安静去处能让我的孩子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呢,也快进入老年,一身病痛让我更理解父母年迈的艰难。原本希望带着父母都迁居到城市里,让他们也享受城市的繁华和便利,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就像失魂的人,在努力地适应失败后,依然回到老家,坚决地住在父母认为能接上地气的老院子。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没有像妻子儿女那样不理解,我明白他们在城市里的感觉,因为这个城市包容和接受他们,却并不认同。我也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在这个城市里,我享受着便利和繁荣,却不敢欺欢,不敢逾矩,着急慌忙地看着红绿灯蹑手蹑脚地走路,就连开心的时候都找不下一

去年,母亲在安徽老家去世后,我把87岁的父亲接到了陕西,他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一直想着安徽老家的环境和亲人,口里常念叨着母亲。父母结伴65年,有着相濡以沫的感情。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结为夫妻。那时,因为我爷爷去世得早,父亲家中一贫如洗,母亲觉得父亲忠厚老实,就毅然嫁了过来。父母一生养育了七个子女,几多父母苦,家中经常是举债度日,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父母轮流出门讨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出门讨饭,一出去就是几个月,我坐在门前哭着找妈妈,那情景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36亩责任田,又开垦了20多亩荒地,这60亩地大多以水田为主,劳作的艰辛可想而知。分田到户后,虽说我家的经济相对宽裕了,但对父母的身体是个极大的考验。天黑了,别人收工了,父母却还在地里干活。逢年过节,别人在家享受天伦

乡雪无声

耿丹

枝头浅笑的精灵
衔来冬的画笔
一挥手
漫天飞花
也许
是他偷来了天上的云
挂在了松枝上
遮住了苍翠

是谁又将心絮悄悄洒落
伴着漫天雪色
是我吗
那个身在湖南的异乡客
喃喃着
为何
听不到雪落的声响
却还那么欣赏

窗前我最爱的场院
也染了银色
仿佛精灵遗落的画布
任人勾勒
可惜
稀疏的几个脚印
不是邻家小狗
就是鸟儿的

飞扬,落下
都是故乡的动态
我看见了
思念了
于是也踏在雪上
掬起一捧雪
一扬手
终究什么也未听到
(石门发电公司)

那双母亲做的布鞋
还躺在老窑的橱柜里
老迈的样子像母亲的双手
她曾托着我走遍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一双布鞋》

小时候只有过年或者赶集的时候才能穿新布鞋。那一双结实舒适的布鞋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穿上新布鞋的那一刻,那种欣喜是现在买一双名牌鞋都没法比拟的。穿上新布鞋,连走路都感觉轻松有力,感觉自己跳起来能摘到天上的星星。

那时候的农村,每家每户的柜子里都有一个布包裹,里面全是平常的破衣服烂布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也舍不得扔掉,这些是做布鞋的原材料。

每年秋收过后,柴草堆积,粮食进仓,农民的休闲时间算是到了。村里年轻的男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吹牛,老年男人们蹲在阳门道拉着年轻时的事,年轻的婆姨们都是拿着针线夹在咯吱窝,聚在一起开始缝鞋纳底,拉着家常,笑声飘扬在整个小山村。

母亲在这个时候也是比较轻松的。要做新鞋首先得打铺衬,这时候那个布包裹里的破衣服烂布头就有了大用场。母亲将这些布清洗晾晒处理干净后开始打铺衬。打铺衬的另一种东西就是沙蒿,它的功能和浆糊是一样的,能将零散的布粘起来。至于为什么要用沙蒿而不用面粉

在这个城市居住生活十年了。每次忙完工作和家务,就给自己泡一杯喜欢的茶,坐在面山的阳台上,看着对面的大楼,想象着大楼后面不远的南山,虽然看不见众鸟高飞之景,却也心生白云独去的意致。当然,这是心情舒畅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是带着一身在这座城市拥挤的人潮里沾染上的烟火气,无法压制,心烦闷,捧一本看不了几页的闲书,蜗居在这间小屋,闷闷不乐。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野间成长、学习和劳作。我更习惯春天看到漫山遍野的山桃花,听夏日静夜里鸟的鸣唱,走过秋日金色树叶铺满的山间小道,在冬天萧瑟的雪野看万物寥廓。这一切是根植在我内心深处对世界的认知,但这座城市里,我失去了这些感受,我努力适应却又无法完全地融入,我越来越沉默,渐至郁郁寡欢,不时生出束缚般的不自在。

休假期间,第一时间的选择是回到生养我的小山沟,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我们家旧院里。经年风雨,我们的窑洞已经显得十分破旧,门窗时时被风摇曳吱吱作响,院里因久未居住,杂草丛生。那些我小时候就已经栽种的果木花树,也因无人打理肆意生长,倒显得生机勃勃。带着孩子陪着父母,一家人说笑着动手收拾着,大半天时间,院落开始有点样子了,把杂草和修剪的树枝扔掉后,我们坐在窑洞前的枣树下,静静地打量着这熟悉荒芜的院子,除了孩子不安分的笑闹,我和父母都陷入了这个院子给我们的所有美好回忆中。

久违的山风掠过院子,树梢掠过田,满院涛声,突然惊醒,自己得有一个院子,不要那么大,只需装下自己简单的欲望和被打破的野心,关闭院门,依偎在父母身边,一切的不堪和委屈都没有人看见,满眼都有亲人给予的慰藉,而我依然要做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陪父母赏花种树,点豆喝茶,波澜不兴,低眉尘世。